

社會問題叢書

軌近中國思想界的剖視

曹亮著



青島協會書局出版

書叢小題問會社

視剖的界想思國中近軌

著 亮 曹

種 八 十 第

18

所
有

視剖的界想思國中近轉

版
權

民國二十三年十二月初版

著作者
曹
亮

出版者
青年協會書局

發行者
青年協會書局
上海博物院路一三一號

每冊實價大洋五分
寄費另加

Social Problem Series

No. 18

A Critical study of Some Trends
of Thought in China Today

By Tsao Liang .

ASSOCIATION PRESS OF CHINA

Price: Five Cents, Postage Extra, Dec., 1934

社會問題小叢書

在這變動的世界，每一人對於中國本身的問題和國際的問題，都當有一些基本的常識，以作應付目前嚴重形勢的準備。爲供給這樣的需要起見，我們特編輯小叢書二十餘種，其總題爲『中國與國際』，對於現今重要的各問題，皆作簡明的敘述。書目函索即寄。

輓近中國思想界的剖視

曹亮

在今日的中國，顯然是有兩派主要的思潮存在着：一派是所謂『新興的思想』，另一派是反對這種『新興思想』的。其實，後的一派並不是一派，而是代表着許多路線不同的思想的，不過因為它們在不能接受『新興思想』這一點上是共同的，又因為『新興思想』把它們都放在一個共同的攻擊目標之下，所以我們姑且把它們當作一派。這一本小冊子就是一位站在『新興思想』的立場的作者，對其他一派的批評所寫的文字。我們對於這一本小冊子，是站在純粹客觀的立場來介紹的，因為我們相信真理的追求者對於各方面的思想學說，都應當把它們拿來研究，然後去下他自己的判斷。因此，在出版了這一本小冊子之後，我們在可能的範圍之內，還要介紹其他方面的理論，讓讀者可以得到比較參考的資料。還有，在這本小冊子裏面，作者提到一些人的名字，這並不表示我們對於

這些人的贊成或反對，我們讓它們存留着，無非要使讀者對於思想的派別得到一個更深切的了解。

編者

最近張君勸先生在東方雜誌（第卅一卷第十三號）發表了一篇文章，題

目叫做人生觀論戰之回顧，以『紀念』『十年前』因他的一篇講演——『人生觀』而引起的論戰。在這篇文章裏，經過『自己的回想』之後，他說『我現在想想，人生觀是思想家對於人生之答案；科學是科學家關於宇宙現象研究之結果，這兩樣雖可拿來對比，而對象上之不同不甚明顯，故這樣的題目，現在我自己也不贊成了……』話雖如此說，在大根本上人事界與自然界兩方之不同，我現在

仍絲毫沒有變更。這就是說，他還是維持原來的意見。正如葉青先生所說：「他（張君勱——作者）底意思，表現得很明顯的是科學，你是自然領域裏的，不能走入人生領域，它的特殊性宜於玄學；你止步吧，這裏讓玄學生存下去。」

張君勱先生於是批判了論戰中他認為『最能代表中國這個時代的思想』的『三篇文章：第一篇吳稚暉的一個新信仰的宇宙觀及人生觀』說他『是一個樸素的自然主義者』並謂『自然吳先生黑漆一團的宇宙，在我們現在思想幼稚的時代，當然是應該有的一篇文章吧了』。『第二篇是胡適之在科學與人生觀論文集的序文』他以為『胡適之先生的思想，是在採取自然主義以排除迷信，排除舊習，與伏爾泰一般人的宗旨完全相同……至於這主義能不能解釋

宇宙一切現象，胡先生把他忘了。『第三篇是陳獨秀對於論文集的序文，其宗旨是提倡馬克斯唯物史觀』張先生說：『這種學說（唯物史觀——作者）之動機，不在成立一種學說，而在促進社會革命。』

他這樣批評之後，就『鄭重』地指出『思想家今後開展之途徑』並謂『有三點應該注意：第一點，思想力之培養；第二點，科學成績之追及與凌駕他人；第三點，哲學之不可忽視。』關於第一點，他認為『思想這件事，在唯物派看來，是物質之附隨現象，是不重要的，但是我們平心靜氣想一想，自有人類以來，如古代之鑽木取火，耕田而食，難道不是人類思想的發明嗎？近代的科學，工藝與技術之發明，又何嘗不是思想的產物？』他引證國聯知識合作社派遣調查中國教育的專家

的一段報告，而結以『國聯調查團說：惟有歐美人之心思，乃能產生近代科學與技術。我們也說，惟有中國人今後心思之活躍，乃能產生科學與新文化之活躍。』這顯然的證明了他的玄學的文化觀，即一切『科學與新文化』乃『心思』的產物。至於他說的『思想……在唯物派看來……是不重要的』，那只是他的武斷的話，因為辯證法的唯物論，從來就沒有輕視過『思想』，他們的重視理論就是證據；不過他們認為『思想』本身也是物質的產物。所以說不是人類的意識決定他們的存在，反之，是他們的社會的存在決定了他們的意識。

關於『哲學的不可忽視』，他說：『在研究物理的人，可以僅僅知道機械主義，而不必知道目的論，在研究生物學的人，可以單知道目的論，而不必想到自由

意志之說，至於研究社會科學與論理學，那就不能不知道自由意志之學說。這三種學說……都是哲學家的問題，而不是科學家的問題；換句話說，科學家只能給我們以部分的宇宙觀，哲學家才能給我們以綜合的宇宙觀。因此，他就指出：『以後的中國思想家不但應該接受哥白尼牛頓之遺產，同時也應該接受柏拉圖康德之遺產。從這幾句話，我們可以看出幾點：第一，張君勱先生依然還是要讓『玄學』生存下去。即是要讓『自由意志的學說』來支配『社會科學與論理學』而不許『科學』走入人生領域；第二，他的所謂『哲學』就是指著『康德柏拉圖』之流的觀念的玄學的『哲學』而言；第三，他『不知道現代進步的物理學和生物學已經接受了辯證法唯物論的指導，而還想以『機械主義』和『

目的論』去阻礙他們的進步，使自然科學永遠陷入危機中。最後他還主張着『知識與道德的關係』，說『以後的新思潮，新文化，新政治，是建築在「真」「善」並重的基礎上，惟其覺得人生有意義，然後才有振興文化，復興民族之必要。』然而張君勸先生對於『人類生在世界上到底有無意義？』這個質問，却『不敢有確定的話答覆大家』，而只說『但是我們活着一天，總得從人生是有意義的這句話出發，然後學術，道德，政治才有寄託之處』，這是多麼無力的論據呀！由此可知在整個資本主義的沒落期，封建殘餘的思想家比資產階級的思想家，是更要缺乏自信力呢。

在這祀孔定爲大典，讀經訂入課程『建立法會』和『開壇授法』成爲時髦的勝會的時候，思想界方面，自然要有人出來宣傳中國固有的思想，乃至曾經流行的宗教，加以裝璜，以爲祀孔讀經等等舉動做理論的根據。所以讚頌中國文化是代表『公道與正義』，孔子之道爲救國的良藥之類的文章，連篇累牘地登載於一些雜誌和報章上。它們的立論表面上不妨『殊途』，甚至互相矛盾，然而它們的目的却是『一致』——就是要藉思想之力，來鞏固封建勢力的壁壘。

首先，可以舉出曾經出入於儒佛的梁漱溟先生的『鄉村建設論』。梁先生曾經在東西文化及其哲學講演中，指出『中國人現在應取的態度』以爲『

第一要排斥印度的態度，絲毫不能容留；第二，對於西方文化是全盤接受，而根本改過，就是對其態度要改一改；第三，批評的把中國原有態度重新拿出來。『自是之後，他就不斷地宣揚孔子之道，做一個道地的封建思想的宣傳者。』最近他以山東鄉村建設研究院院長資格，參加定縣鄉村建設工作討論會，在其演講鄉村建設與教育中說：『自去年以來，大家不知不覺都走到鄉建工作這條路上來，作一致努力，這是最好的現象。鄉建潮流，正在此際繼續擴大，因其有深遠的根據同前途。鄉建的目的，是（一）從中國固有的歷史演變下來的，使中國成為高度文明，以鄉村為主體為根據的社會；（二）西洋的近代文明與中國固有的文明結合，演成今日狀況，西洋的都市文明，工業文明，與中國的鄉村文明農業』

文明，兩相接觸，改造一種新的環境，在不斷的轉變之下成爲今日中國民族自救的運動，惟此運動切重實際，亦可謂之最後的運動……中國原以農立國，自受西洋工業文明影響以後，也想走入西洋之路，但未走通，如已走通，固無需再有今日鄉村建設運動矣。如日本因種種條件適宜，故摹倣工業文明而成。走上了工業文明，都市文明之路，所以無須有鄉建運動，有的祇有農村救濟……我們因無路可走，才走上了鄉建之路，開闢另一條新路線，要從農村舊路引發工業，以鄉村爲主體，來繁榮都市，恢復農村的購賣力生產力。中國的產業前途，均寄托在農村之上，建設農村社會的重心。社會的重心，普通設在農村，都市則爲一地方的中心，作爲文化，經濟，政治的中心，而重心則分佈於農村，開闢世界未開的文明路

線，以鄉建工作爲民族自救的唯一出路。『十月十三日大公報』

這一段演詞，最具體的表現梁先生的上述『中國人應取的態度』不消說，是以他所尊崇的孔子那句『極高明而道中庸』爲根據的。因爲演詞甚簡，無從詳評；但有幾點是不能使人無疑的：第一中國既不能『走入西洋之路』（這自然是因爲帝國主義的壓迫和封建殘餘的阻礙）又如何能『走上鄉建之路呢？』第二，以目前支離破碎的鄉村，怎能够『從農村舊路引發工業，以鄉村爲主體，來繁榮都市？』第三，『文化，經濟，政治的中心』即是『都市』何以『社會的重心』能『設在農村』——這幾點，梁先生在演詞中都沒詳細的解釋。不過，自理論上說，祇有新的經濟制度能消滅都市與農村的對立，蘇聯就是最好的先例。

又梁先生一方面說：『我們因為無路可走，才走上了鄉建之路，』它『成為今日中國民族自救的運動。』另一方面又說是『開闢世界未開的文明路線，』這是多麼勉強的邏輯。在今日帝國主義的侵略與封建殘餘的剝削雙重壓迫之下，『鄉建』如何能成功呢？即使它有部分的成功，那也只有把中國農村變成爲帝國主義的原料供給地的成功吧，能有甚麼獨立的『文明』呢？不過，在中國的封建的豪紳地主看來，農村的破產將毀壞他們剝削的地盤，不得不設法挽救，所以年來『救濟農村』的呼聲很高；梁先生所謂『鄉建潮流，正在此際繼續擴大，』正是因為這個緣故。梁先生所謂鄉建之路，只是豪紳地主的路線，並不是甚麼『文明路線。』梁先生反對印度思想的『翻轉向後，』其實他自己的

思想也是『翻轉向後』的一路。『縮回農村，提倡封建的孔學，都是『翻轉向後』的鐵證。

三

爲梁先生所排斥的印度思想——佛教，數年來也換上了新的形式，如太虛圓瑛等都以西方哲學來裝璜佛教。最近如王季同先生甚至附會佛教爲『澈底的辯證法』（唯識研究的序文）余精一先生也主張佛學是『唯物論的』『體系』（佛家哲學之新體系——東方雜誌第三十一卷，第十九號）。這些說法，不是偶然的好奇；其用意無非是要把泥菩薩裝金，好來吸引思想界的善男善女的香火——信仰。現在且看他們怎樣說法：